

## 关外第一陵

□解良

大凡有陵的地方，多为钟灵毓秀之地，这里要么出过帝王将相，要么风水被看好。东北地大物博，境内仅有清代皇陵三座，永陵，福陵，昭陵。后两座陵建于沈阳东郊与北郊，规模宏大，唯永陵地处辽东深山，陵园很小，占地面积还不及两个标准足球场大，但它又是清皇室的祖陵，为三陵之首，号称关外第一陵。

明、清皇陵皆有永陵，清永陵建在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出生地新宾，这里地处辽宁东部边陲，山为长白山余脉，境内有苏子河向西流，入浑河，经辽河入渤海。公元1598年，努尔哈赤在苏子河北岸的尼雅满山之阳始建祖墓，后经皇太极扩建称兴京陵，清朝入关后尊为永陵，内葬努尔哈赤的六世祖、曾祖、祖、父、伯、叔六人。“尼雅满”满语意为心，两山之间。顺治八年(1651)清廷封尼雅满山为启运山，将启运山神牌供入北京先农坛地祇坛，北京地坛皇祇室，成为清代供奉的五陵山之首。

清永陵建筑规模小，既没有石象生，华表，石牌坊，也未修建方城角楼，大明楼和大地宫，但陵园建筑却有自己的风格。前宫门为木栅栏，透出本地先民“树栅为寨”古老生活的遗风；前宫院内四祖碑亭样式一致，四祖辈分不同，碑亭则按中次右，左老右少的位序并列一排。启运殿后的宝城紧连着启运山根，平面呈马蹄形，前有泊岸，后有八角弧形罗圈墙，这里另有“悬龙”的传说被乾隆皇帝御文立碑，为人津津乐道。

北京与新宾关山迢递，两者之间又有着非同寻常的联系。清宫里既有新宾的地贡，如飞龙鸟、林蛙和细鳞鱼等山珍野味，又有取材老家传颂祖德的宫廷饶歌《布尔湖》《溯兴京》相伴。有清一代，玄烨、弘历等四位皇帝先后十次东巡至清永陵祭祖，这项清代国家大典持续了158年。清帝每次来祭祖，随行的王公贝勒及文武大臣、侍卫兵丁上万人，马车少则四十辆，多则上百辆，给这一方土地带来喧嚣与繁荣。

在努尔哈赤与皇太极时代，清永陵周边房屋稀少，人丁不旺。清代，朝廷派来守陵官兵，每年这里要举行大祭四次，小祭二十四次，终年香火不断，钟鼓不绝。陵内祭祀活动频繁，陵外也跟着活泛起来。陵外不仅住着守陵官兵及家眷、主持祭祀活动的文职官员，还有吃朝廷俸禄父死子继的制作祭品的“七家五匠”和“八家厨役”，维修陵宫的“千丁人夫”，常年治水的“永陵河工”，专养祭祀黑牛的黑牛馆，为祭祀供鱼的“网户”。陵差陵役云集在陵外，形成守陵人聚居区，修建东西南北中五条街，五花八门的行当沿街兴起，商贾闹市应运而生，渐渐地，这个守陵人聚居区发展成辽东的一个古镇，永陵镇。镇上的建筑沿袭了满族古老的建筑风格，传统的旗袍和满绣小作坊，满族食品波浪月饼，豆面卷子，酱焖蛤什蟆，八碟八碗，地地道道，弥漫着关外味道。

2004年，联合国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在中国苏州召开，清永陵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关外第一陵”成为永陵镇人响当当的名片。

## 在江滩上等候鸟儿

□余毛毛

几年来，我经常漫步的约八公里长的江滩一点点的被改变，今天这儿盖个仓库，明天那儿建个码头，后天那儿又盖了个楼盘……终于，挖掘机开到我家楼下的这片江滩，我到楼下去看了看施工牌，原来是要建石材堆料场。

我是个普通的市民，没有足够的知识和见识来判定这些设施建得对不对，有没有必要建，但荒滩的渐渐失去总是让我感到惆怅和难过，因为这一线荒凉的江滩真的给我很大的乐趣和满足。我在这儿已住了近四年，已渐渐地体会到了荒滩的魅力。以四季来说，在春天的时候，荒滩上会有如潮的蛙鸣；到了夏天的时候，蝉嘶又开始响起；等它们喊累了，没有声息的时候，秋天也到了，这时候的江滩，则是虫鸣的天下，那密集清越的鸣叫声，真像是张绿色的声音之网，覆盖在葱郁的江滩上。

江滩是虫子的天下，就是在冬天，天气好的时候，你都能看到

天空中有大团大团飞舞的虫子，更多的时候是在春天和秋天，而这么多的虫子却招来了众多的燕子。我家住顶层，我到露台上，总是有许多燕子在我的身边飞舞，那翩翩而娇美的样子，总是让我心醉神迷；江滩由于近长江，家旁边还有许多湖泊和河流，也招来了不少的白鹭，它们在水边飞翔、漫步，寻找着它们的食物。它们从江滩上飞过的时候，江滩仿佛都旋转起来，那真是有看大片的的感觉。江滩是鸟儿们的乐园，晨起听鸟鸣，那是我生活中重要的享受之一；而在江滩上等候、追逐着拍摄鸟儿，则是我乐意干的事。江滩上有许多杂花野草，它们无人管理，恣意生长，蓬蓬勃勃，灿灿烂烂；江滩上还有许多蝴蝶，春夏初交的时候，我有一次去江滩，每到一处，身边都围绕着成百上千只蝴蝶，谁又能数得清江滩上到底有多少蝴蝶呢？江滩上偶尔也能发现一些奇迹般的存在，秋天到冬天的三个月里，居然

没下一次雨，这是几十年都罕见的事，江水退得人心疼，整个江滩一片枯黄，大片裸露出的细腻银白的沙滩让天地间灰蒙蒙的，正当我走得绝望的时候，却在一片坡地发现了几小片灿烂鲜艳的蓼，那正像是迷路的人看到路标，黑暗中的人看到灯火。

还有一次，那是晚夏的时候，我居然看到一树漂亮的高大上的木槿花。木槿花在人行道上、在公园里，比较常见，但那都是有人精心护养和管理的，谁又能料得到它会单独地出现在这荒凉的江滩上呢？没有谁会在江滩上一个偏僻的所在栽一树木槿花，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大自然有些秘密的规则在运行，而探求它们，则是我们重要的生活理由之一。江滩总是能够唤起我对土地一种纯朴而真挚的爱，它总是让我感到充实和厚重，而它们都没了，我将在何处安放自己的心灵呢？因此，我想说，请善待荒野吧，它们也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 旅途中，想起看过的电影

□李思悦

走到一个城市，总有那么几条街是不得不去的，或为了美食，或为了文艺，或为了怀古，无论是哪种标签，总是吸引着你的脚步。兴许，就是那一条街，一口井，甚至一道不起眼的窗棂，都暗示着一个城市的精神图腾。这当中，你之前看过的某部电影一定起了“暗示”作用。

记忆中，也总会有几部风光奇特、场景炫酷的电影让你魂牵梦绕。

旅行者大都有这样的经历，导游乐滋滋地指着一棵树或一座深宅大院说：瞧，这是某某电影拍摄过的地方。我相信，那一刻，你错愕的眼神绝对货真价实。

电影与景区，既像鸡和蛋的关系，也有点像酒桌子上的两个兄弟伙，互相捧场，互相尽兴，互相搀扶。这年头，一部电影的成功卖座，可以让一个景区、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旅游产业火得一塌糊涂。

30多年前的武侠电影《少林寺》，让无数人来到嵩山旅游。而《庐山恋》除了给庐山景区打了一个大广告，还创造了放映时间最

长、放映场次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非诚勿扰》捧红了北海道，冲着这个，日本观光局还专门给冯小刚发了一个奖。

因为最牛票房电影《阿凡达》，张家界景区将景点“乾坤柱”改名为“哈里路亚山”。《指环王》捧红了新西兰小镇马塔和皮亚科。《泰坦尼克号》掀起一波波游轮观光热和海底探险热。这，都是电影给旅游业注入的一针“双塔奇兵”强心剂。

我觉得，电影之于旅游，很大程度充当了导游的角色。一部好电影，除了风景，不仅能展现拍摄地平常人所熟知的一面，随着剧情的变化更能呈现出拍摄地鲜为人知的独特味道，大到整体，小到当地居民生活细节，甚至导演的创作想法等，你都可以从中揣摩一番。

日本人根据井上靖小说改编的电影《敦煌》，主要取景于中国新疆高昌古城，它把发生在西夏大漠、围绕一位回纥公主展开的爱恨情仇演绎出史诗般的惊人深度。去年8月，我独自在那座消亡

了800多年的高昌国遗址徘徊很久。夕阳下，戈壁苍凉，沙丘寂寥，风从西来，呼呼而鸣，那风声让人心头痒得慌。断垣残壁中，我一直回味着电影《敦煌》里回纥将士在漫天黄沙中挥戈护花的惨烈画面，想在眼前捕捉点什么。

那年在西双版纳孔雀坝，旅途中，贝叶树、老茎生花、菩提树、茶王树扑面而来，蝴蝶、犀鸟、绿孔雀、野象、野牛自由徜徉，靓丽中透出质朴劲儿的傣族男女谈笑行走……这一切，倏然将我带入电影《青春祭》的曼妙镜像里：阳光下，姑娘小伙在湖畔芭蕉林里挥汗劳作，月光中，他们在清幽的风尾竹丛里张臂歌舞，这样的场景，将片中美丽女子李绪凤痛失恋人、怅望云天的绝望烘托得分外残酷。

身处横店影视城人造的江南水乡，斜风细雨中的青砖黛瓦亦幻亦真，古街古巷曲径通幽，石桥城垣错落有致，我相信，那一刻，自己在咀嚼《天一水生》里黄磊和范冰冰的浪漫恋情时，如小时候听到的悠扬歌声格外有味。

## 现实和记忆中的挪威

□田闯一

挪威，地形狭长，有“万岛之国”之说。近年有挪威是“暴发户”之说的调侃，意为挪威后来发现了巨量的石油和天然气。抛开别的巨量收入和财富不说，仅油气这一项收入，挪威人什么也不用干，躺在这笔巨量财富上享受，可以无忧无虑地享受150年。

一进入挪威，我就切实感到这个“暴发户”的财大气粗，用我们成都话说，挪威一点都不抠门，“手是打伸了的”。首都奥斯陆极具现代大都市意味，街宽路直车多；建筑上在传统的北欧风格建筑群外，现代化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一路之上，有的街段让我恍若置于成都的哪条街道。

我们下榻的酒店可谓堂皇，这才是名符其实的星级，而且酒店给我们配上了电热壶，让我们喝上了开水。

然而，挪威真正对我形成冲击力、引起我心灵震动的，不是现实的挪威，而是来自遥远过去的两个记忆。

第一个是我少时读过的一本挪威作家写的书，书名早忘记了，但故事情节和漫天风雪中冰原上惨烈的一幕至今印象深刻，记忆犹新。

那时挪威还很贫穷。一个弥天风雪中，几个维京海盗的后人去雪原上猎取海豹。汉子们用原始的铁叉与海豹群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斗。

第一轮打下来，有备而来并采取偷袭方式的维京海盗后裔取胜，为了打到尽可能多的海豹养家糊口，供儿养女，武士们为扩大战果分散开去了。

一个维京海盗后裔累瘫了，坐在一只死海豹身上，半为取暖半是休息。不想这只海豹没有真死，张开血盆大口死死咬定猎人；一声痛彻心扉的长嚎响彻雪原，同伴们闻声赶来。书中就此展开描写了武士们对垂死挣扎的那只雄性大海豹残酷至极的杀戮。

最终武士们胜利了。海豹死了，被海豹咬住死不松口的武士受了重伤。书中这样结尾：“雪原

上，在惨白而又绚丽的北极光的辉映下，维京海盗的后裔们，并没有胜利的喜悦，而是向那只孔武有力、至死不屈的雄性海豹低头致哀……”看到这里，我心中极为悲伤和震撼。为生活所迫，为了生存，挪威人只能如此。而向与他们共生共存的海豹致礼的挪威人，其实心中也充满悲伤。这一幕铭刻在我心上，让我对挪威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开启了我通过文学描写人性的认识和关注。

另一个是挪威人、戏剧大师易卜生。他是公认的欧洲戏剧大师。易卜生更是一个了不起的智者、哲学家，是挪威民族导师级人物。他有一段字字珠玑的话，原话记不清了，意思却记得很清楚：在这个动荡的社会里，我们个人最重要、最要紧、最刻不容缓的是，把自己打造铸造成一个人、人才。

何等的睿智、明敏，高瞻远瞩。易卜生这段极为经典的话，影响了我的一生。

## 拜谒禹王宫

□赵星宇

川东北米仓山下，一座小镇——长赤；此行我独自一人，去拜访建于清嘉庆二年(1797年)距今已有223年历史的禹王宫。

禹王宫在此建立，还是源于大禹治水的功劳，相传禹开凿巴山之石，修建水渠，引天工之水至“难江”，当时山峰陡壑，虫蛇遍布，禹仍奔走四方，平复多处水患，在后来取名“长池”，也有聚水消灾之意；现在当地还流传着“九十九包挂浮云，百条沟壑变坦溪”的民谣，以此纪念禹在当地所作出的功绩。

走进镇上老街，不少商户还保留着瓦制建筑，穿过一条下行小道，在一个T字形路口，还未注意，一座牌坊式的建筑倏然出现在身后。

挡眼的是一块青墨色石碑，上面写有“长赤县苏维埃政府旧址”，其后为一级台阶，三孔石门，都还留有前人所作的对联和红军时期刻下的标语。

跨进禹王宫的门阶，环顾四周，是一个四合院中式砖木结构建筑，设有两处台阶，登上一级，是一个宽阔平台，左右两边花草葳蕤，厢殿上下两层悬空，建有回廊、栏杆，回首处有一座多年未用的戏台，房屋不曾打开，都是选用镂空雕刻，所用的木料都是上等樟木。

在第二级台阶上，便是正殿，拾级而上有两尊白色石狮，正中红底牌匾上写有鎏金“南江县红军石刻陈列园”几字，短柱或长柱上有今人所作颂扬大禹的对联，如有“旗辉天地人”“除垒山渠九鼎春秋大义”等句子。

这次到来，正殿的大门均已打开，里面所陈列的石刻大多数为红军抗日标语，而此行我还有另一个目的：找到大禹坐像。

对于禹王的坐像，史料中记载大殿正中为禹王坐像，高4米，用整块樟木雕成，体态魁梧端庄。

然而，史料中所记载的却并不存在，听当地民俗学者所讲，出宫门向下100米，禹王像正是在此，我深信不疑。出门向下，果真见到一尊魁梧的禹王像，身子自然不是樟木所雕，早已换成铜身，临近细看双脚陷入泥沙之中，手持铲具，身子微微弯下，上身赤裸，露出强有力的肌肉，目光如炬，顺着目光往前看去，竟是禹王宫门。

在当地，禹王是人神的象征，被称为雨神，他们认为禹能带来风调雨顺，幸福安康。在山下数百步有龙山书院，院前有一龙池，水色深黝，不溢不涸。不少人认为这是当初禹修渠建道时的其中一条，而对于常年不溢不涸的说法，当地人相信，禹死后的灵魂埋葬在此，才会终年不歇，保佑一方水土。